### 中国通史

### 第四十集 再造统一

妖姬脸似花寒露，玉树流光照后庭，花开花落不长久，落红满地归寂中。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，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。这是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。陈后主不理朝政，日日夜夜沉湎声色，不久，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暂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。此前的三百多年，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吟唱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。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前，期间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最短的只存在过八年，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。滚滚长江水，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。南北朝后期的长江，不仅成为割据政权的断裂带，更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痕。然而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，是政治的需要，经济的要求，文化的向往，人民的渴望。但此时的南朝，由于政治腐朽昏庸，无心统一。北朝，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，无力统一。山河分裂，天下犹如一盘乱棋。那么，如何破解这个三百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？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，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，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，而是落在了这一片荒凉苦寒之地。

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，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25公里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再往北，是荒凉寂寥的大漠。谁能想到，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，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 武川镇。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，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，先后走出了北周、隋、唐三朝皇室。左右了中国近三百多年的历史。公元398年，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，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，将国都迁至平城，今天的山西大同。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，拱卫平城，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，其中有六个最为重要。除武川镇外，另外五个分别是沃野、怀朔、抚冥、柔玄、怀荒，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。北魏抵抗柔然的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，六镇军将多由拓跋氏贵戚贤臣充任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他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，却不影响仕途，常被特别提拔。因此，当时人物忻慕为之。

然而，公元493年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，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。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，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。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。留居京者，得上品通官，在镇者，便为清途所隔。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，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。六镇的军将们，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，镇兵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。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，再加上积聚已久的怨气，使北方六镇这片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定的地区。公元524年三月，因沃野镇辖下的一个高阙戍戍主对下属苛刻，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，杀戍主。很快占领了沃野镇，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。很快，战火席卷了北方六镇，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。经过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之后，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，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。这两位并世枭雄，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，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。北魏的分裂削弱了北方的力量，在加上塞外新兴的突厥，不作为的南朝，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割据中，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。历史在黑暗中继续蜗行摸索，它在呼唤一个强势人物，一个真正能够一统天下的君主。

公元541年七月的一个深夜，一声响亮的啼哭，在西魏冯翊城中响起，同州刺史杨忠的夫人吕氏，在这里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，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。就在这天晚上，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，特地从山西渡过黄河，星夜兼程来到同州，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。他告诉杨忠，此儿大有来历，不可养于俗人之家，杨忠相信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尼姑，决定把自家宅院辟为尼寺，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。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，杨坚的青少年时期，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，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 那罗延。意为金刚力士，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。但她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，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，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。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：“此儿风骨，不似代间人。”在杨坚的成长岁月里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，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。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，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。事实上，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，局促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。尤其是武力上，根本就不具备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。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，有二十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。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一万人。由于宇文泰武川军人集团的实力较弱，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数量很少，要稳定关中地区的政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，他们就必须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。

为了将此前互不统属的军队与乡兵进行整编，从公元543年开始，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，广募关陇豪右，以增军旅。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乡兵归附宇文泰，到了公元550年，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府兵制的建设，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，打造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。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，是八位柱国大将军。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元欣之外，还有六位即 李虎 李弼 独孤信 赵贵 于谨 侯莫陈崇。在八柱国之下，还设有十二大将军，他们都是府兵制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。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十二大将军之列，正是借助府兵制，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，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，而且在双方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。成年后的杨坚，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。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，他们的儿子高洋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，建立了北齐 北周两个国家。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，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，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，骠骑大将军，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。杨坚出众的才华，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，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，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第七个女儿。杨坚的岳父独孤信，出身鲜卑望族，是西魏的开国元勋，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。

无论是在北周，还是在之前的西魏，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非常普遍，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。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，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，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，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政策，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。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又一次改革。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，使汉族豪强与士人归心，同时，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，以达到杂糅胡汉的目的。杨坚家族就被赐为普六茹氏，这样，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，关陇集团，登上了历史舞台。通过政治联姻，加上能征善战，杨坚迅速进入关陇集团的核心。关陇集团的出现，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。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程中，民族政策的好坏，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，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，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。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。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，无论是东魏，还是之后的北齐，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。高欢经常使用鲜卑话号令三军，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，。在朝堂议事时，甚至以狗汉呼之。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，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，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。

公元577年初，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，此时，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北周。很快北周灭掉了北齐，统一了中国北方，实现了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，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。这一年，杨坚三十六岁，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，此前，他十三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，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，武帝病逝，宣帝即位，杨丽华成为皇后，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，距离最高权利宝座越来越近。这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，从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，然而，正是过于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外表，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。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，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，今安徽寿县总管，暂时远离政治中心。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隋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，深知北周存在的流民问题，官制腐败问题，州 郡 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，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。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利充满了渴望，他想改变这一切，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。公元580年五月，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，撇下了年仅八岁的静帝，北周的王气黯然而收。作为静帝的外祖父，已晋爵为隋王的杨坚，据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此时的杨坚，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，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。他先后将五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，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。

公元580年六月，宇文泰的外甥，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誓师，声讨杨坚。勋州总管司马消难，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。一时之间，三方并乱，半天之下，汹汹鼎沸。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，他派遣汉族名将韦孝宽，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，很快攻破邺城，尉迟迥自杀身亡。八月底杨坚大军压境，勋州总管司马消难消逃到陈朝。到了十月底，益州总管王谦被杀，传首京师。这样仅仅用了四个月，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。公元581年二月，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静帝，从外孙手中取得了皇位，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。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，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，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。自隋朝建立伊始，他已经剑指南朝。然而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，但政治格局与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并无两样。此时中国南方由陈朝割据，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。要统一天下，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，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。突厥，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，有数十万精锐奇兵，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旗下。北齐北周对峙时，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，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，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。突厥自然乐得坐山观虎斗。不过强大的突厥，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，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。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、突利、阿波等几位可汗，形成割据态势。对此，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，曾经出使突厥，熟知其内幕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，建议采取远交近攻，离强合弱的政策，分化瓦解突厥各部。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。

公元583年夏，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，分兵八道出击突厥，大败沙钵略可汗。突厥战败，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，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。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，他们分别向隋朝示好，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。公元584年，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。据说，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，跪受杨坚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，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。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，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。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，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治的陈朝。据隋书记载，自隋朝建立之后，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论平陈之策，对此，他表现得尤为审慎。二百年前，前秦苻坚挥师百万，大军南征，结果一战即溃，致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。杨坚不想重蹈覆辙，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颎较为稳妥的建议。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，开皇六年，也就是公元586年，虢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。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大造战船，多张声势，吸引陈朝的注意力，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，密谋渡江之计。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，则武昌以东的隋军，即可乘虚横渡长江，直取建康。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，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，配合下游隋军，攻取建康。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，完全予以采纳。

公元587年，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精致的部署，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，今天的重庆奉节建造战船。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余材投入长江顺流而下，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，诱使陈朝调兵西上，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。公元588年三月，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。为了瓦解江南民心，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三十万份，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。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，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，歌舞升平。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，根本无需担心。大臣也说，长江天堑，自古隔绝南北，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？然而，北方的隋朝却并不这么认为，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。北方国力的增强，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均势，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，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。人民向往统一，呼唤统一，支持统一，这都使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。

公元588年十一月初十，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三十里的定城隆重誓师。五十万南征大军，在晋王杨广、秦王杨俊、清河公杨素的统帅下如同洪流一般，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。这是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，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。而这一次，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历史没有重演，战争进展之顺利，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。韩擒虎、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，公元589年正月初一，贺若弼自广陵渡江，很快攻占京口。韩擒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，他们分南北两路，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。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，击溃了陈军的主力，而韩擒虎则率奇兵在正月二十一日率先攻入建康城。门外韩擒虎，楼头张丽华，谁怜容足地，却羡井中蛙。千年之后，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，他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，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。

攻取建康之后，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，到了二月初，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，至此，陈国皆平，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，这是数百年来多少人所梦想的目标。无论是前秦的苻坚、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，一代英主周武帝，他们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，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。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，人民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。隋朝的统一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，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。他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、长江、珠江流域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，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，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，也开启了随后而至的大唐王朝两百多年的承平之运。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，在接下来的岁月中，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。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注入新的体制，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，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与智慧。

一千四百多年前，隋炀帝杨广动用了数百万人的力量开挖出一条运河，京杭大运河。运河横贯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全长约两千公里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十倍，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工程仅用了六年时间就全部完工。隋代的规划眼光，科技水平和物质基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。他连接起了两个文明，使黄河流域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。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，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。